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1 ·



本書據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影印

前記

當一九三三，我還未正式加入一個報館工作時，我便在一篇我與文學裏寫下自己的願望：那願望很簡單，便是我的最終鵠的是寫小說，但因為生活經驗太淺，我需要在所有職業中選定一個接觸人生最廣泛的。我選中了新聞事業；而且，我特別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記者生涯。所以，當一九三五，我由兩年來在楊今甫、沈從文二先生合編的『文藝附刊』（也可以說我的搖籃）上投稿而正式進入大公報的時候，我首先就對胡政之先生提出了我這個願望。承他的厚愛，不到三個月我便把『文藝』預先編出來，被派到魯西採訪水災去了。城是爲大水圍起，人們是成千成萬地凍死餓死。我住的客棧裏却有官老爺大叫條子，隨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第一次我明瞭人與人之間是橫着怎樣深的一條鴻溝。

走了那一遭，大約報館認爲那種文字我還可以寫，於是又派我去蘇北，也是看水災。那時，政府忙於剿共，水是自由地氾濫着，各省，甚而各縣，都祇爲了保護自身而築堤。所以山東抱怨江蘇，故意把水堵在魯境，江蘇責備山東夜間武裝破堤。我恍然發覺中國吃盡了中央集權的虧，但却沒享到一分『通盤籌劃』的好處。橫跨全國的一條大河，怎能由地方來局部處理呢？

在嶺東，我發現這個古國在種種現代花樣（標語、口號，『委員會』，『十年計劃』）下，是蘊藏着怎樣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到了滇緬路，我才明白出了國際觀瞻所在的大城，中國人原遠遠不如牛馬。在那道『現代長城』上，我看到幾十萬張難忘的尷尬的臉：白鬚的高齡老翁，瘦弱的兒童，都是『硬』征來的。『硬』是說沒有工錢，也不管食住。幾百里外徒步走來，有的搭起席棚，有的露天而宿。一邊築路，一邊行乞。至於醫藥設備，更不用提了。上峯祇要限期完成，民命與官無干。然而整個抗戰局面便是那麼支持下來的。歷史可說是最離奇不過的一個諷刺。

這些旅行使我明瞭中國還並不像雁蕩那麼高潔雄偉。我雖喜歡寫山水，我的這枝禿筆却應留給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們。

歐洲那七年，我應有很多可寫。起初，我估量多讀一本書，多交一個朋友，多呼吸點洋空氣，總比寫作有益。第一、人生不宜近寫，應當隔些時候，隔些距離寫，才可以稍稍使圖像凸了出來。第二、回去有的是時間寫，為什麼不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所以那時我發誓不看好萊塢的電影，而咬牙不錯過一齣好戲。果然，如今一輩子想躲開好萊塢都不可能了，而在中國這片文化沙漠想看看莎士比亞或古典歌劇，却是妄想！）然而一回國，生命又接上舊有的輪子旋轉起來。而且舊輪子以外，又趕上空前的大變亂，尤其英國那段，本身便是比這厚多了的一本書。我索性不去補寫，而留到老年沒有什麼可賣時，來當自傳，回憶一類文字去販賣罷。這裏收的，祇是我的職業文字。

這樣就說穿了。除『美國』和『萊茵』兩篇是寒假一氣趕出的外，（『柏林』那篇本已動手，一場傷風，緊跟着學校開了課，只得留到三版時補入，）其餘都是選自我十二年來的旅行通訊，且都曾登在津、滬、港、渝的大公報上。（這裏我應感謝王芸生先生。十二年來，他對我的殷殷指導和深厚友情是始終如一的。即使在意見不一致的問題上，我們也還能民主地在倫敦道或霞飛路上激辯。）這些零碎文字，有些已經收過集子，不過大多已絕了版。『平緩之行』是摘自小樹葉（商務版，一九三五，）『雁蕩』是出自落日（良友，一九三六，已絕版。）『安南』是採自見聞（烽火社，桂林，一九三九，已絕版。）『三個檢查員』是出自灰爐（文化生活社，一九三九，已絕版。）『西歐』中有四篇文字則出自南德的暮秋（文化生活社，一九四六。）有些集子印的時候，我自己却飄在遠方。如不是朋友巴金，斷以兄替我剪下付排，現在也不會還找得到的。然而十幾年來，他們給我的鼓勵幫忙，却是更為可感的。

這些文字涉及的地方雖然不同，寫作時期也不一樣，但我有的祇是一個企圖，

那就是褒善貶惡，爲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這企圖可畢直地與我另外一個野心相衝突，那就是怎樣把新聞文章寫得稍有點永久性，待事過境遷後，還值得一讀。淘汰了又淘汰，我的字紙簍填得滿滿的，然而自己看看，這裏的文字事實有之，『正義感』有之，缺少的却是點時間防腐劑。我希望在未來的十二年間，再多練習一下。

一九四七年二月於上海江濱。

目 次

前 記

上 部：國 外

子：西歐（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

瑞士之行	五
由倫敦到法蘭克福	二五
紐倫堡訪獄	五一
僕僕風塵到慕尼黑	六一
阿爾卑斯雪嶺	七七

從德奧沿義瑞邊到巴黎 九七

進軍萊茵 一一六

丑：美洲（一九四五年春）

九八

美國印象 一三七

寅：英倫（一九三九年秋至一九四〇年）

一六一

矛盾交響曲 一七一

血紅的九月 一八〇

倫敦三日記 一九四

銀風華下的倫敦 二〇九

一九四〇年的聖誕 二二五

卯：南洋

下部：國內

- 辰：海陸（一九四六年冬）..... 二三七
記坐船犯罪（一九三九年秋）..... 二七四
安南的啓示（一九三八年秋）..... 二九二
巳：嶺南（一九三九年秋）..... 三一五
瓊島不是太平島..... 三三〇
林炎發入獄..... 三三九
阻力變成主力..... 三五二
午：滇緬（一九三九年春）..... 三五二

血肉築成的漢緬路

三六三

未：湘黔（一九三八年春）

灰燼 三七九

三個檢查員 三八四

申：雁蕩（一九三七年春）

南海的春天 四〇九

浙東的春景 四一六

雁蕩的序幕 四二五

永遠滾流着 四二九

靈峯道上 四三九

銀白色的狂顛 四四七

那隻纖細而剛硬的大手 四五九

酉：魯西（一九三五年秋—三六年冬）

魯西流民圖 四六九

大明湖畔啼哭聲 四七四

宿羊山麓之哀鴻 四八〇

從兗州到濟寧 四九二

戌：歸綏（一九三四年夏）

平綏道上 四九九

上部：國外



予：西歐（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

瑞士之行

一個中立國的啓示

一 怎樣去的

五年來困守在英倫三島，兩年來在北美和西歐奔馳，我懷有一個私願：我想看
看一個中立國家。（當時想，葡萄牙也好，瑞典也好，能去瑞士更好。眼看軸心倒台，各
國陸續宣戰，中立國稀少得不容我挑。）不但外在生活，一個中立國家必迥乎不同：
沒有轟炸痕迹，沒有戰時禁令，而更不同的是那超然的情緒，跳出了愛與恨、友與敵
的分水線，抓緊自己的槳，遠離開浩浩蕩蕩的船幫，不偏不倚地向前划。我盤算着這
樣一趟旅行，一面會使我了解戰鬥生活的意義，一面又必予我以一新的啓示：人類